

T5236.05/4462

///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商賈律第五百三十一

判二十九

商賈備貨門十七道

商賈

立功執商判一道

斷居判一道

同買分利判一道

權德判一道

太倉耳缺判一道

粟氏為量判一道

度判一道

斗秤判一道

備貨

備貨判一道

判草袋折指斷判一道

官六判一道

奴判一道

買奴六是人判一道

奴無粟米中判一道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一

判二十九

商賈備貸門十七道

商賈

立功執商判一道

斷屠判一道

同賈分利判一道

權衡判一道

太倉耳缺判一道

栗氏爲量判一道

度判一道

斗秤判一道

備貸

備貸判一道

判草誤斬指斷判一道

官戶判一道

奴判一道

買奴云是良人判一道

奴死棄水中判一道



婢判一道

部曲判一道

奴婢過制判一道

商賈

立功執商判

乙立軍功合授官或告親執商賈業

對

天子授鉞將軍運籌廣練精兵數道深入壯哉乙者屬當
戎行攘臂專征負羽輕氣警勵部伍張皇武威密爾元亮
尚懷旅拒甘泉火起初疑滅竈之餘朔野風高已得摧枯
之勢既而凱歌還國疇庸武勲漢不孤恩方錫班超之職
商乎見議詎奪弦高見左傳之詞或人盈庭是相喧聒既而

斟酌典憲採摭群言樊噲擢於屠沽弘羊起於賈豎以
况古其誰不然今之游詞一何狂簡有功之賞理請必行
無稽之言事宜勿用

斷屠判

京兆府申奏勅斷屠百姓造罪不止未知合不

對

聖上德合乾坤情深惻隱將廣厚生之道爰崇去殺之文
受緩禮於前經懲噬乾於成象三鼙鼓刃有禁班行百姓
造罪無令止息京兆以人多結網即謂臨河以皇上之任
深見寰中之信及諭設網之子即云盡欲求魚得鑄劍之
夫何必皆緣斷馬事煩言上夫復奚疑

同賈分利判

得景與乙同賈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貪辭云知我貧也

對

白居易

仁無貪貨義有通財在潔身而雖乖於知己而則可景乙
竒贏同業氣類相求競以錐刀始聞小人喻利推其貨賄
終見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徃行如或貧富必類自當
興讓立廉今則有無相懸固合損多益寡是為徇義豈曰
竭忠受粟益親孔氏用敦吾道分財損已叔牙嘗謂我貧
無畏人言俾彰交態

權衡判

景造權衡以百黍之重為一銖以三兩為一大兩所由科

遺令訴云調律仰正斷

對

景職此權衡性諧鍾律八音由茲遂播五聲從此克諧掌
類義和主同尹氏錙銖無失於毫末斤兩匪差於黍累顛
頃火正虞典銅衡苟有罪一作非宜誠合科結况三兩為一
大兩未爽於通規百黍以為一銖頗合於古制將科遺令
事乃近於深文訴以非辜理亦宜從告免

太倉耳缺判

太倉申左右耳缺大農不稱其任

對

正月吉日國命既懸於兩觀同律度量聖典每均乎四時

况天子有司多方取則如或失墜其謂法何但不戒而具
有虞何闕縱令器有隳毀亦宜隨事脩補既羸左右何成
出入太倉乾糾不恪將射隼於高墉大農叨忝厥官失庖
魚於下苟且如古今命官都邑一作都署聯屬沿革既具主掌
斯殊不可歸罪一官責成一職重詰所謂度符一作恤刑
粟氏為量判

粟氏為量容酺令人概而不稅所司科之

對

謹其權量義叶順時範彼金錫道成厥器信斗筭而均制
乃鍾鼎而齊功施之以平萬商立之而觀四國罔不以法
責諸合儀粟氏職在為量功期永啓既改煎而不耗亦三

權而準之莫不審以方圓容之酺豆炎煙散彩浮紫氣之
光芒洞響函規應黃鍾之宮律深模正典實利生民唐諱可
以垂範將來可以行之天下概而不稅雅符師古之蹤按
而將科殊紊平反之道粟氏既無遺失囹圄一作梓匠理合審
詳罰乃有詞刑宜用恤

度判

內官以竹為引高廣之數法陰陽宗正以為不中度請科
之辭稱事所宜也非故無實

對

律曆攸司丈尺有準度必慎於圭撮高一作廣寧失於分寸

苟昧斯義則非其人惟此內官聯於宗正權量法度無忝

累之差墨丈尋常豈臺釐之謬允酌故實克循前典既法
陰陽之數固因銅竹之且科之則非訴者爲是

斗秤判

太府寺去秋追三市斗秤踰月不送寺以市司違時徵銅
四斤丞梅福訴云九月上旬平校畢

對

太府官惟度量務切權衡驗寶貝之充盈察泉貨之輕重
校量斗秤甲令有時事屬司存不當踰月瞻言稽緩須實
科條梅福跡淪丁列志追前古暫輟九江之仙來從三市
之任詞有所屈恐獲戾於錙銖或可遵豈論憊於圭撮
薄言未息紛紜一作紛紜猶多宜窮五聽之情方按三章之律

傭賃

傭賃判

有客戶閑人請移執事許之恐因有流散不許則見無常
職欲允其請仍立案牒爲其限約州以爲優具請省裁

對

閑人者五列在周官雖去家而不歸終寓世而無職喬木
空在乘白雲而不見斷蓬斯飄待涼風而未得今乃請移
執事願効劬勞誠自強而不息復知一作疑迷而可尚必也
未遊是恣浮迹難悛許之而行未敢聞命如或恪居爾職
無俾我虞遂其由衷是亦奚擾况復存乎案牘置以隄防
自可定於職司亦何請於華省

判草誤斬指斷判

甲顧乙到草乙睡誤斬指斷請保辜不伏

對

變古易俗因物造器蓋收諸用有適於時六職五材既攻
金而攻木服牛乘馬亦稼之而策一作之甲有顧求乙為
傭保狗乎輕篋式供朝夕之資摧以生芻無乖阜養之事
人或因竊警驪龍而自失指致見傷瞻蟬竦而誰敢遂令
食龜不効空怒子公喻馬元非豈齊莊叟談疑作由彼已
歸全既謝於垂堂損乃自貽在理孰當於毀櫝保辜之請
法未可依

官判

官戶灸面送掖庭舊有疹疾所由以非五十已上不許

對

俾彼舊章聞於白粲嗟夫賤妾隸我冊書當年且欲於役
身稱疾式瞻乎灸面平嘔白髮既乏子夫之容應門綠苔
爰開掖庭之恨薄言之訴情或可哀壯齒之年且殊知命
嘉所由之立筆執法不回想官戶之循涯吞聲未爽

奴判

下士有僮指千為隣人所告縣斷不應云遇廉賈五金一作
之所致州覆無罪

對

爵以馭贖祿以頒士去媿守職雖殆亦榮捨道成富在官

所醜况位霑下士利掩上農千指家僮等江陵之橘樹萬
金賈子均洛陽之富商畜伎旣埒於卓孫遇柴頗同於翁
伯財之所積但覺浮雲訟之所興果爲鳴鼓雖州縣兩斷
片折未分而隣人一言商亦何玷士且同於賈豎州頗昧
於正刑是可忍焉孰爲過者

買奴云是良人判

王丙於趙丁處買奴勤心至家一月餘日乃自云是良人
丙告縣勘是良人科趙丁及奴罪申州州斷科趙丁其奴
無罪

對

美言可市老經之格言聚人曰財象之明義王丙室盈

龜貝持貨蒼頭雖挾諸靡之規終成教子之競經三十日
非關買者之憊依三千條湏結鬻良之罪丙丁宜從縣斷
勤心難聽州裁彼此攸同斯爲可矣

奴死棄水中判

丙奴死不埋棄水中人告之

對

丙爲不道魚鱉何親情之不良僮僕是棄愛其有力未聞
削舟之恩欺其遊魂更比懷沙之慘雖不封不樹家僮無
葬送之儀而載沉載浮甲令有棄屍之禁告言不謬刑典
宜申

婢判

命官婦女阿劉氏先是蔣恭家婢被放為客女懷阿劉娘
出嫁恭死後嫂將劉克女使劉不伏投匭訴

對

阿劉母先從侍兒放為客女憂她納慶先合一作舍候月之

胎附馬申觀一作歡即就行霜之禮纔欣執盟仍誕弄博既

而李善主君俄驚闕室孔丘兄子欲契宜家遽擁妖妍將

充媵婢徒為枉柳終見稱張望彼劉閨寧甘誦賦均夫鄭

室聊事薄言論母既謝萱枝按女即非桃葉方欲指腹稱

賤憑胎索婢自可以大匹小將古明今劉氏若屬蔣家秦

政湏歸呂族據斯一節足定百端

部曲判

已男準格不合取部曲妻違者被繩訴云強幹弱枝竊將
益利未知合利否

對

國家每軫納隍偏憂邊徼在庸微之俗隔良賤之婚千頭
之奴具傳其號百姓之女罕聞其卜故為罔冒取陷刑書
何強幹而弱枝非愛人而治唐諱國議事以制非我博哉斯
之謂宜確乎不拔

奴婢過制判

得了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擬品秩為限約或責其
越職論事不伏

對

品秩異倫滅獲有數苟踰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程惡
乎集作失過制爰陳誠於白奏俾知禁於素封將使豪富之
徒資雖積於鉅萬僮僕之限數無喻於指千抑淫義叶於
隨時革弊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乃失辭若守職以集作
而越思則為出位將盡忠而陳計難伏嘉言楚既失之鄭
有辭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二

判三十

封建拜命請命職官門三十一道

封建

賜則出就判六道

拜命

拜命布武判三道

請命

請命服判二道

小國附庸判一道

職官

三公佩刀入閣判一道

方領為衣判一道

問羊知馬判一道

鈎距為業判一道

大匠拜將作廳判二道 員外郎讓題劔判一道
錦衣狐裘判一道 太守步歸郡邸判一道

封建

賜則出就判

甲賜則有司令其出就訴云未成

對

王者制義所以祿賢能人臣奮庸於是受錫命甲自天祐
實勞王爵大邦吉士小雅蓋臣崇其徽章假其禮物漢詔
求士寵錫惟重周官賜則命數未弘既曰不如守官且能
辭不失舊密邇侯服公卿采地非成國之制無出就之義
魯叔孫之朝王賜之先鄭豐段之如晉受鄭有豐段英華作假非

以周田豈可比諸侯之撫封等功臣之就國薄言之訴誠
謂有孚慎乃攸司寧宜假器

同前

輝覲群后事資班瑞疇庸千乘義取朝宗等威有正位之
常名器無假人之道甲以榮參賜則齒列建侯位若附庸
僭東蒙而為主地非成國異南面而稱孤虛揖五王之班
徒承四特之事關內受賦獨申恩於萊田丘中食采未延
賞於茅土恩齊國典方期率職眷言彼甲何顏就封皮弁
守官寧拒有司之命毳衣知禮無違先正之書

同前

蘇綰

欽若典章丕承政道九州封域始昭於禹訓五等爵土終

叶於殷謨馴致者何率由斯在聖朝恢國本建方位才優者疏以爵號功未者頒以邑田是則秩子男而靡出帝畿介藩屏而用崇王室惟德是宅非賢孰居甲以克構承宗疇庸錫社雖荷封茅之寵猶居食采之列成功覽分一簣尚缺於為山賜則加榮九等未膺於就國因而勇退殊匪躁求陳力就列先賢攸重惟刑與禮循理何傷

同前

沈興宗

王者建德是啓苴茅諸侯象賢必異名數噐服將施於九命蒲穀攸彰於五等惟甲筮仕當年彈冠上國梓材晉用羔鴈周行方參叔豹之名未就伯禽之典稽諸載策閱以等威元士本視於附庸賜命不同於列國異唐侯之桐葉未剪參墟如鄭武之緇衣尚勤周政提封匪盈萬井旌施猶闕九旂丞相出關昔聞其語絳侯就國今則未宜請詳訴者之詞無縱有司之糾

同前

崔譚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任良列官以同而異故周分六職懸教理之文禮辨九儀正邦國之典惟甲位荒王爵龍受公車賜則當五命之差等威陳七就之數旣圖龍鵠之象亦分金玉之飾大赤以朝關一作闕諸異姓之伍太白爰即崇乎四位之封彼已之詞誠組總之未備有司之令意彞倫之是疑國容此欺爾瞻何在子有車馬不馳不驅禮尚威儀不軌不物實以典憲允乎清明當是負霜之凶非為遇

兩之吉

同前

劉為輔

度土居人量地制邑政不求備官惟其能故周設六卿辨
方正位禹敷九土俾乂底績將以緝綏黎獻作乂都鄙是
崇錫命之儀爰求則柄之法靖言伊甲生也逢時祿以代
耕榮冀登於一命朝以拜錫位何辭於小國必若才惟致
理道可濟時則所告必聞何始乎就列昇高自下宜忘於
擇地况堯舜在上車書必同莫非王臣咸仰天秩未能敬
恭君命曷得遐棄厥司宜褫帶以受服奚薄言而有訴咎
自作也刑其渥凶庶片言之可懲一作微慙兩端而斯扣

拜命

拜命布武判

王季拜命堂下布武王人謂失恭肅正以簡書季云其儀
得中

對

爵祿馭賢在乎典禮侯伯之秩厥有成命惟彼王季紀名
太常對茲王人拜命堂下心則隕越若天威之不遠躬行
俯倭信魯史之無替禮實宜之德用稱者為臣不易時觀
布武之儀事君盡節寧及簡書之政言以得中季其信然
刑乃正邪法固難捨

同前

長孫憲

拜有九命光錫之道長人有十等尊卑之位殊今者王人

斯來王季拜命固宜鞠躬以進安得布武而行天威咫尺
異齊桓之盡敬綸命渙汗無考父之益恭實以乖儀柰何
文過簡書既正噬腊空勤

同前

郭納

國有燕饗使存聘覲苟趨步失容豈外臣倨禮王季秩班
王爵位參朝會拜命之辱則崇布武之儀肅恭之容旋被
簡書之正故知取禮則非爽謂失則深文肆無稽之薄言
責有恒之大典眷言彼季頗習禮經得中之儀固無乖於
揖讓同惡之恤爰匪臧於訟詞誰謂王人不如林放

請命

請命服判

庚爲伯有拓境之功而請命服所由以舊有不許曰非新
命未敢自安請受其衣未知合不

對

盧藻

列爵有等是稱分地厥功惟茂爰加命服惟庚廓茲疆宇
却彼戎夷若置朔方如通西域同用一作秦襄之績寧徵舊
有美晉文之勲實茲新命以斯而請誰曰不然方今文教
式敷武功載闡將趨備霍屢飲月氏之頭謨蓋賈絃幾係
單于之頸絕漠無驚緣邊罷候無聞茅土之封寧止衣裳
之錫所由不許胡以自安豈曰無衣受其六而或可顧茲
拓境聽彼伯而爲宜

同前

鄭昉

爵無及惡必在賞功服以旌禮豈忘褒德苟忠誠之不匱則禮命之可嘉惟庚五等受封九命作伯懷贊國之義一作利無忘盡忠申拓境之謀是為整節既而敢忘錫命以循已榮功則成焉賞宜及矣一作也雖名器所慎不欲假人而車服以庸是宜一作何勸善所司將為賞僭難為書勞彼夷自為功能敢為固請榮之不報善欲何歸宜褒晉武之六衣佇美吉甫之三捷必也爵無踰等道在守官未可新加請從舊制臧否之理其在茲乎

小國附庸判

甲有子男之爵田四十餘里修附庸之禮於諸侯所可以違禮科之不伏

對

列爵惟五肇侯伯而成規分土為三自夏殷而立制為之中上次以卿士式序代耕之祿攸均列國之田任土歸餘則聞恒政朝宗會正豈得踰閑惟甲策名膺茲利建朱羽入貢一作朱縣入仕漸飛鴻以成儀白茅致封均錫馬之蕃庶子男為秩雖居尊爵一作號之榮井邑分疆爰在閑田之列里不充於五十國誠在於附庸文軌則同朝覲非及禮不合於天子事將託於諸侯抑惟典常孰為乖越科之不伏誰謂非宜

職官

三公佩刀入閭判

乙爲三公佩刀入閣門下監門不覺法司論罪俱至死辭
云錯誤請減議論法司執云君上之前不容有誤議之則
可減之則非

對

衣居宅中元輔就列蘭綺襲固必表九重之尊槐位辦官
以崇八命之禮旋觀彼乙從事於斯當竭奉上之誠讎畜
不祥之器未聞擒敵徒有孟勞之寶踐歷一作既踐榮班遂得
呂虔之贈况趨於清切佩以周旋誤作匪宜入閣固當伏
罪守之不謹監門自可論辜請從司敗之科以戒事君之
旨徒云議貴須正刑名

方領爲衣判

甲爲方伯以黃紕方領爲衣丁告不伏

對

分土建邦地方千里擇賢受職榮加九命將以大煇一作焯

時憲欽奉國儀惠康庶績宣揚大化甲爲方伯實佩儀章
旣剖竹以分憂佇坐棠而行政理宜潛潤德教廣扇仁風
用申象闕之儀以副專城之望何得異文翁之簡化昧朱
邑之庶平擅易長裾忽爲方領効韓延之東郡有制黃紕
比胡質之南荆曷無清譽且簪紱之節禮有等威踰矩不
祥僭奢斯咎服之不稱一作裏身之爲災自投三尺之書須
免六條之秩

問羊知馬判

甲問羊知馬隣人告其左道主司科之訴稱鈎距

對

裴興

天地設位聖賢成能一人垂衣百官承事瞻言京邑寔曰
帝都必舉忠良是則率土聿求俊乂司牧黎甿猗哉彼甲
俾茲從事賓王利用學古入官必誅群妖以靜矯慝於是
彝倫各序軌物不憊將採績字人勿使失性終廣術察罪
必欲懲非乃取赭汙衣息桴鼓而清盜因問羊知馬爲鈎
距以得情斯亦多聞攸稱罕測且正色率下類夫韓氏之
名勵節執忠同彼李公之譽必欲人安俗理在爲法以繩
之擿伏擒姦於從政乎何有比諸製錦事且審於操刀語
以烹鮮理必明於遊刃恪居爾職無俾我虞念茲隣人昧

於典憲徒爲狂狷之說雖尚口以見窮誰聽芻蕘之詞
噬腊而致譴室其多訟無逞遊詞是非相鼠之尤寧知鷄
鳩之罰彼廣漢者吾其與之

鈎距爲業判

甲以鈎距爲業鄉人告不詞

對

上智利人遵乎古道下愚樂業勤是貿遷且貨殖乃資政
之由龜貝作爲生之本所以五行嘉於權量九府鑄其圓
規弘羊筭金充物少府壽昌論穀興利大農文馬有權幣
分輕重之價青鳧致準物辦錙銖之則當較固而有禁在
乾沒而難容甲也探情善訟鈎距欲贏其貨寧惡其器閑

諸駟驗之言曉彼質劑之契縱使鉤顛去賣先窺卜式之
羊瑩蹄來鬻預問李斯之大叅伍不失毫釐匪差實廣漢
之爲能非釋之而不調里仁爲美夫復何言

大匠拜將改廳判

姚先意拜將作大匠以父曾任此官請改易廳事坐處

對

員峴

先意多才入仕直道登朝權上路之衣冠光大君之寵命
周官有序旣標將作之名漢制無差還視列侯之秩家聲
克紹門閥載昌京兆地靈帝氏之繼爲丞相姑臧人物張
家之歷踐武威前史不以爲非通方不以爲累事可師古
何必循常然遺劍可悲喬木有感名教之地動息增懷隔

以屏風昔聞其旨易其坐處今見斯人苟遺葵扇在旃堂
夫君之可誦

同前

崔訟

先意夙傳餘慶生亦逢時章綬斯榮位崇多士箕裘不替
代掌百工常丞相之高風鬱然繼軌顧侍郎之嘉植貽厥
有憑旣而事因地勢言從天爵雖於公府之間疑作問尚有
私庭之禮父子不宜同席古典有諸居官宜欲易廳今則
何稟

員外郎讓題劍判

員外郎陳景居官清謹上親以宸一作神筆題劍賜之有龍
泉字景揆無功不敢當受遂表奉讓御史彈故違勅不伏

對

季子康

陳景門接聚星望高披霧香含紫帳鳥下丹墀待漏南軒
 依玉壺而轉潔書章北闕映金波以自清趨簡要之司握
 蘭任重出神仙之路題柱恩深電影分龍星芒自轉霜毫
 寫鳳神筆俄飛事煩叶於韓稜寵方同於漢主慙無功最
 固有讓辭奏草輸忠初聞賜劔吹毛入罪忽見彈珠然而
 鴻澤旁流將崇懋賞烏臺典法欲寘深文郎官未越常規
 御史到疑同違勅既無負犯並宜告記

錦衣狐裘判

有錦衣狐裘者或舉之遠僭稱取地受服

對

袁令問

命者則何諸侯錫服封之所謂天子胙土列爵馭貴班瑞
 等官紀律有常紕繆無籍彼食舊德實光象贊引之表儀
 用服滅禮分之彩物有文庇身無刻圭之削土是獻劍疑
細以當室淹恤草莽乃徵褰之與襦恭承匕鬯宜錫裘以
 用錦斯委曲以趨禮何謫詐而見尤無聽偏辭使叶中典
 太守步歸郡郎判

甲步歸郡郎掾史大呼曰妄誕耳所由責其失禮訴云懷
 其耶綬初不知實

對

張何

帝念分憂國資共理慎擇股肱之守以為藩屏之臣甲遇
 明時偏承重寄須榮晝錦焉可步歸未聞叔度之歌空効

買臣之爭自可奉乎新命剖之分符而乃襲以故衣懷其
印綬况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而於掾史之間誠為誕妄
車魯不下匪黃霸之臨人吏乃疾呼類陳遵之驚座以為
失禮其若有詞捨而勿詰於古何愧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三

判三十一

為政門十五道

為人興利判二道

教吏為銘箴判二道

不拘文法判二道

告糴判一道

刺史求青牛判一道

京令問喘牛三道

長安令登夫家判一道

縣令增貲判三道

為人興利判

南陽太守好為人興利作均水刻石立於田畔採訪使奏
煩擾訴云以防忿爭

對

樂都既康太守成式念為耒之功而無鹵莽開均水之法

以防忿爭故經界不正人將生心土田陪敦見左傳職競用

力規子木偃瀦左傳子木規偃瀦注下濕之地之政思桓公障谷之盟畚

鍤星繁滸勝綺錯孫叔敖之霸全楚意在陂塘邵信臣之

典南陽名囚漑灌興利除害而人不爭雖歎歎音康穀不升謂之歎

之荐及因京坻之有望俾知涯分無廢啻活何使司之不

明而効奏之非允昔鄒晨開夢理鴻隙而條源何敞效能

流鯛陽而刻石揆今度古自合激揚糾繆繩愆妄云煩擾

以茲獲戾不亦太一有乎過字

同前

韓極

自物必制嘉謨克獲飭勸耕桑領符卧理出入阡陌其敢

寧居且通溝之攸在亦堰陂而斯尚鄉亭之中曾未刻石

水門之下初欲成雲化可比於文翁恩實多於邵父使

以飲水察俗煩擾致詞太守以均水利人約束尤當疆場

有理知簿言之足稱忿爭不生何簡書之妄奏比而無爽

自可明徵

教吏為鈛笏判

景為守教吏為鈛笏得其書託子弟所言以相告訐採訪

便科其不能和睦於人辭云以散其黨

對

閑邪存誠禦奸以德彼訓人者為政先之其有風俗未齊

泉藪為患共成黨與率相比周作法於涼且從權而救弊

誰能執熱故逝濯以隨時惟景化俗臨人除患務本散落

文苑英華 卷一百五十三
奸黨在三輔而尤異糾訴豪族為一切之權宜同夫汙衣致偷問羊知馬類鈎距之能事物無隱情俾抱鼓之稀鳴人皆懼法既且違於從政復何恤於人言効廣漢之銘甯聿聞操簡比國僑之刑鼎終見貽書既度時而立功亦反經而合義如肯縶之投刃乃豪猾之云鋤何八使之縱効在一畫而斯蔽

同前

蔣諫

學以入官貞足幹事苟隨時而制法則助化之通方施於左公是亦為政景忠而奉職知無不為置以銛甯方茲水器觀書記而察過託子弟以為言冀乎擒奸固隳黨與嗟爾人吏胡為告訐未能反身三省而乃相怨一方不俊厥

心覆惡其上

一作覆怨其上

使司急夫求瘼務彼澄清察以不

責其非當斯則小人難養抑亦君子何情顧禮義之不愆爰糾舉之能恤

不拘文法判

甲為守不拘文法科其罪曰無為而已

對

建官惟賢臨下以簡爰合大中之道可還淳古之風甲委質清時分符列郡崇簡易之道化洽百城削文法之苛人安千里如汲黯之為守卧理淮陽若龔遂之能官行歌渤海無為而理不肅而成固良吏之可嘉何深文而見効且政有經矣豈必拘之守常人可化焉自當變而至道欲科

厥罪不見其宜

同前

垂範作則資政教而為本居上訓下在文法而為先甲非
異能職忝專守聖人之轡策曾未奉於公家為政之脂粉
且聞墮於吏道必也心疑有待道貴無為遠企華胥之朝
或使人迷日用久異大庭之俗何不事與時遷况澆風大
行淳化已寢宜奉先王之法用革小人之心奚乃不拘自
速伊咎縱引古訓亦寘今科

告糴判

得甲為郡一年不升告糴於鄰州觀察使讓其無備云百
姓有積則公賦不足

對

李淑

救災恤鄰古之令典有備無患邦之善謀甲宣彼六條克
念勤恤施其五教務彼樂輸而天災流行實害嘉穀井稅
不給職司其憂告糴於鄰庶擬泛舟之役有年而蘊曷資
祿稟之用一作為况今寰宇初泰黔黎再寧惟彼萊田尚多
荒隴畝畝之獲每憂於家給什一之稅咸資於國儲或委
積之闕然乃凶歉而無備觀察援今習古恐謬是非郡守
通變隨時何妨損益捨而勿讓咸一作愚謂合宜

刺史求青牛判

許州人鄭傑家有青牛刺史張勤從傑求市不與及勤身
死傑將牛贈勤子鄉人告取牛父為監臨

對

張勤宗承七葉政舉六條經

一作

日無戲方訓白鹿牽星

可暴欲好青牛鄭傑榮水通門襄城編戶既仰留棠之德

旋聞代梓之求言惜清廉少從拒抗雖林中鳳集已見秦

彭而天上鶴來忽徵王距

一作

銅符此闕玉樹斯在始叶

朱暉慮玷解刀

一作

之化終齊李札即追懸劍之誠昔孔

氏脫驟猶見疑於弟子今張勤受犢何廢惑於鄉人論情

不是監臨撫事適當投贈輒為糾告深憐古今不犯刑書

理宜絕筆

京令問喘牛判

京縣宰冬日退朝逢相害者至死初不骨懷委而不問俄

見行牛喘停車尋詰久而方去所司以為不理所職
他事

對

二京分邑墨綬居官三揖通班黃圖作宰自可遙聞善政

廣樹嘉猷江陵叩頭止風有驗洛陽強項據地無從何得

道之良規人餘惡少翳桑墻下不見童子懷仁垂楊路傍

唯聞暴客相殺一朝之忿爰揮白刃百年之命遽掩黃泉

縣宰既不開口死者固難瞑目人雖進路事屬退朝忽此

逢牛翻能駐馬群非向楚詎是因風氣似還吳猶疑見月

但以時流愛

一作

景寒結層冰自有慘切之容元無溫燠

之候六畜行觀致喘四時坐見失宜此乃丞相及言何煩

邑宰垂詰操刀之術罕明代斷之嗤難免憂喘不憂殺正
是越司問牛不問人豈非離局以爲妄干他事實亦雅叶
本條

同前

崔融

弈弈九重鏘鏘萬國疑旒闕續天臨布政之宮曳組垂紳
日旰懸書之闕臺郎伏奏簫翟初飛縣宰退朝王鳧稍下
度金錢之廣埒過鐵鎖之長橋河南帝城是惟都會陝西
王邑須禁推埋何得逢暴客而不收委僵屍而無詰徵洛
陽之故事行馬先知採茨相之遺塵停車有問當其所職
曾不懼於宣風越其所司翻見憂於喘月妄干他事深謂
當然牒送所由任依常典

同前

康廷芝

皇都赤縣帝宅仙居萬國攸歸四方是則縣令幸陶昌化
謬宰神京過北陸之寒初屬南宮之朝退珂廻九陌騎歷
三條俄逢藿芥之兇復屬闌單之變材非玉鉉顧牛喘而
多懷任縮銅章覩人亡而不問旣昧爲邦之術徒與體國
之心是曰曠官足成侵職所司糾劾有合通途

長安令登夫家判

長安令初上登夫家製寡因移用其人觀察使以爲煩辭
云各逐地宜救其時事

對

盧仁贍一作贍

求才審官以恤人瘼施貢頒賦宜遵國章苟玷爾舊規亦

荒我王度瞻彼邑宰實曰能贖物土之宜使廬井之有伍
隨時改作在稅征而無差方今弓矢未櫜疆場尚一作駭
眷言州縣尚勞其供億念茲倉庾已竭於餽牽固可當官
而行慮善以動均有無於鄉黨足可安人稽衆寡於夫家
是資贍國議事以制且叶於時宜執法奉公何乖於古典
觀察所見理或未然請從百里之謀佇聽千箱之詠

增費就賦判

劉乙爲邑道百里增費就賦減年從役

對

邵潤之

四井爲邑先王所以致理九賦斂財大宰由其懸法劉乙
返風遺緒震雷成化不下堂以任人入其境而稱善無奪

將以立教終倦使以亡勞故增費以請征方減年而願
鶉衣本弊已聞杼柚之空鶴髮將衰尚勞筋力之事當今
升域中之福致天下之肥高三代之養老遵九式而節用
何必增費減年然後計弊論績道一作紀成於咸暢理儀
一作宜又作其守其恒典

同前

蔣挺

皇明撫運萬寓欽承墨綬爲邦四人從化雖輯寧之道自
我國章而惠養之規亦憑良宰劉乙懷符必賤比績劉平
增貲減年誠一時之異政以今方古亦千載而同風撫狀
雖欲驚疑論情翻可嘉尚請從薦舉用表賢能

同前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正其德以率下下不忍欺厚其生以
養人人樂其業既而教化之本禮讓為先量力而行省嗇
其用懷恩者增貲就賦慕義者減年從役可為銅墨之標
長不在金科之擬議必若情由抑遣可與願為欲求異政
之聞殊失養人之道此亦深心莫測逖聽攸疑百慮未孚
兩端須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四

判三十二

縣令門十六道

縣令有惠化判一道

損戶繭絲判一道

夷攻蠻假道判九道

廩無積粟判一道

縣令辭疾判一道

增年避役判一道

竊錢市衣與父判一道

集百姓不便判一道

縣令有惠化判

晉陵縣人王茂於訪察使所稱縣令任意有惠化終日清
談職務修理每行笞罰惟以蒲鞭舉請升進使司以為寬
踈不依令式欲科縣令不伏

對

康庭芝

任志慶偶千齡榮登萬室彈弦作宰動宓賤之芳聲製錦
無傷追尹何之美政浹辰行化方類子平終日清談更同
夷甫有耻且格寧收橫楚之威以德代刑但示蒲鞭之罰
王茂幸編名數預奉弦歌欣承赤子之恩喜沐慈君之惠
屬以皇明遠散天使遐巡思甄三異之能式舉一同之善
訪一作廉察使官膺珥筆任總方書飲驄馬於江城集霜鳥
於海樹埋輪糾忒豈謝張綱攬轡澄清何慙孟博眷言褒
貶當適古今儻味激揚遂乖彰瘴徵劉寬之故事仁迹斯
存覽任志之清猷嘉聲可挹既稱良吏雅合名聞忽見吹
毛便虧直指銅章有術久垂桃李之陰鐵柱一作握無謀一作
屍且寢梧桐之問

損戶繭絲判

甲宰邑而損其戶數按察使糾按曰不為繭絲

對

林琨

安人立政輯寧是職苟失厥德其惟不康伊甲宰邑墮爾
于位異彼魯恭無聞馴翟詎同言偃不見割鷄視茲荻蒿
嗤士言之招納且修保障類尹鐸之權宜事雖害公義不
徇已損其戶數法所難踰務以繭絲時維救弊假如晉陽
始禍朝歌同惡事貴適時辭之或可况今聖一作理惟敦本
政在養人且乖既庶必招明罰察使所糾寧叶大中

夷攻蠻假道判

夷攻蠻道由邊邑麥已熟或請人皆出獲宰不許郡長讓

之云恐為不耕者所得

對

史藏用

善教者為政有聞適權者在邦必達能臨事而當斷非不
詢而作謀苟或越官是稱專欲屬王風不振霸業衰陵蠻
夷假道於上國丁壯就功於下土我承其弊肆毒宜縱於
貪狼爾無令聞為患亦同於蝨賊思營負戶議發懸門雖
師將入郛而人未及麥茂宰施令黔黎酌心能操製錦之
刀不紊在綱之網禮先敦美我政貴有恒盡地必資於勸分
滌場或存於禁末我疆有畔湏務材而訓農他人越思豈
瘠魯而肥杞縣大夫之立法於予何誅郡符竹之薄言將
予無怨且人有食色師非及八耕宜從宣父之存信不讓苟

吳之棄鼓况縣道駢雜寇衝錯聯若從獲於或一作人是

亂行於田峻則輕賚者先於望歲剽劫者多於服勤革其
虛求亦謂盡善

同前

魏季龍

大為之防自我王度動不失實為爾政方苟消息之乖宜

諒子惠之無取相茲邊邑正曰寇衝務時訓農猶温麥而

雖盛勵一作利兵秣馬假虞道而方深實慮欺天之凶寧顧

如雲之稼或人行險以徼倖將馮河而請收縣宰觀變以

諮諏固下關而不許度其危亂之際想其爭奪之源恐服

田者不得自專而游手者坐乘其利則不收不獲誠虛力

穡之功而惟一惟精實杜無知之俗臨下以簡示人不偷

得仲康馴翟之風符子賤彈琴之化何剖竹之虛讓掩烹
鮮之異能

同前

成貴

王者無外寰中有截邊鄙不聳邦國以寧蠢爾蠻夷邊相
攻伐異一作思荀息之假道且欲涉虞殊申舟之是行無聞
聘晉屬四月維夏三農聿興麥已熟於東臯人未饁於南
畝瞻言縣宰重化黎氓彈琴自娛宓子賤之多暇戴星以
出巫馬期之克勤過齊魯之相持觀邊徼而皆警是割是
獲雖美或人之謀我疆我理須從宰君之法何者食曰人
天苟求食而忘耻農為政本有惰農以自安候其觀豐之
生將欲不耕而獲惡未可長患實預防百里正且得中六

備恐為虛讓

同前

李昕

於從政乎務知遠者苟施小惠是紊大倫惟彼邊邑地雜
華裔允茲賢宰政協良能雲雨之施既行蒲密之風斯得
屬麥秋已至農事方殷不虞蠻夷聿相寇害豺狼猖獗一作
滑且迷假道之心原野馮陵得無犯苗之患遂使我疆我
理不復如茨如梁將從皆獲之詞是利不耕之願雖或思
苟得從効單父之昨而宰絕妄求式光宓子之教未哉郡
長昧此令圖雖為責人無難其如有孚室惕

同前

于邵

舉政之要先禁乎惠奸因人之欲必從於義取固防閑之

是以雖顛沛而無慄

一作懷

蠢彼邊邑實由徼路屬門繫

二字

疑

於下幾出戰於行間瞻彼麥田是登

乎秋野惟人之恤且發乎縣門多稼其豐誰資於出獲或

人為請雖楚得其所之宰也有詞寧齊至而作告

一作害

有耻於吾化將不耕為爾虞此日方殷人斯利寇他年有

事誰不幸災異鄭師以取温周人既怨同單父之規魯子

賤猶生為郡依何徒聞有讓理邑餘裕云胡不知此而厚

誣曷旌善績以贊不欺之政因明致詰之非

同前

宇文賞

蝨賊尋戈聳我邊鄙穡人是溷曠茲割獲且蠻方不率夷

德無厭贄幣不通范宣止其預會攻取有道

一作何有楚子莫

與一作得

同盟乃類乎齊有魯師晉假虞道俾我原田亂

麥瓏啓行川上芄芄豈遑出獲邑中惴惴時有登陴明宰

道不忍欺弦歌斯洽以為不耕而獲負胡取之義有備而

舉寧

一作徵

牽復之辭百里此勤信徵我有咎六條所讓伊

不明謂何

同前

楊歸俗

備豫不虞古之善教防萌是禁今也難易惟彼邊邑賴斯

良宰行化使尊其五教務穡不奪其三時屬夏麥已熟秋

成未幾丁壯愍焉望歲農父期於有年甸人未進於絳君

鄭師何傷於周野豈謂東夷有事南蠻是襲烽火驚候於

甘泉虜騎振威於沙塞固當因茲料敵無乃啓戎縱彼所

取肆其所獲則愚夫每渴於僥求空思寇盜田畷獨嗟於
苟得欲罷耕耘誠百里之良一作長謀豈一同之紊政况慮
深知遠而智在窮微雖為郡長之讓難免士師之罰

同前

元子貢

法不可易政貴有恒利物雖在於隨時出令必資於長久
過矣遠邑濱諸蠻夷蔑其蝸角之兵無能猾夏不虞蜂聚
之衆將犯麥秋同鄭伯之襲温若齊師之入魯自可申之
備預固其封疆豈宜因彼大戎縱其歛積是教翫寇何以
字人雖無厚於讐前監是與然不耕而獲後嗣何觀邑宰
不從得宜頗類於宓子郡長見讓失指有契於季孫宰實
有詞理宜無罰

同前

權軼

疆場之事先於慎守田農之業在乎克勤必資禮以防之
是謂政有經矣國家卧鼓荒徼偃伯靈臺干戈旣戢雖息
犯邊之慮蠻夷相攻尚無假道之禮今者大田旣稼滯穗
未收邊邑常近於寇讐或人且慮其蹂踐請皆出獲成此
有年欲使功見於多安能義然後取邑人爭出必盡室以
行我倉旣盈或不耕而獲豈伊恤病實長幸災惟彼前修
邑宰之化斯得徵諸故事郡長之讓頗乖

廩無積粟判

得甲為縣宰廩無積粟人言其過曰蓄積於人

對

王系

設法安人守官之能改革弊易俗經邦之茂典必從宜而有素豈循常以見稱一作非甲恤隱在懷蘊利爲任思豐壤以務本患杼軸之將空畝稅惟輕地利斯盡庶無捐瘠俾家給而藏嫌於聚斂何縣廩是積况詩刺重賦傳美寬征魯公不足聞諸有若之對齊國以富實資管仲之言曾謂舉善奚其數過但恐永圖難繼涼德不堪苟闕斯人容無效此

縣令辭疾判

鄭胄授山陰令赴任行至浙江遇風濤鼓怒弭棹而迴乃辭疾解職人告詐病

對

康庭芝

鄭胄家承曳履職縮鳴弦將登會玉之山欲界一作沉之浦方冀騁牛刀於劔冶舞鸞磬於鍾巖不孤王阜之能方繼子游之躅泊乎行窮楚塞路入吳江遙山將遠樹不分極岸與長天共合歸濤活活全疑白鷺之飛去舸遙遙直似青鳧之逝覩茲艱險慮有漂沉方懷魚腹之憂豈顧龜腸之斃情來歛轡既有慕於王陽興盡迴舟亦何思於載道行背浙流之右坐歸漳水之濱從此挂冠頗諧高節因茲弭棹不一作來犯爨章輒被告言殊驚物聽任其罷退良謂合宜

增年避役判

乙爲縣令百姓有增年避役者廉使察其無風化州將云

移風易俗須久於其政令未成而驟改之何暇為理也

對

李叔

安人之本為政是先法令克修紀綱不忒乙授茲六命職彼一同實曰子男作人父母綏之以德化糾之以典刑自可禮義從心回邪革面何乃慢其術策紊彼彛倫使氓之蚩蚩已懷奸慝之計而政罔察察徒云久遠之万庶使以糾謬為心當繩漢律州將以餘詞為喻有味一作周官百姓合此從刑縣宰宜從通計

竊錢市衣與父判

丁竊錢市衣以與父父曰邑長如是使詣縣首丁往長問之具以父言長以衣賜其父錢主告長縱盜

對

盡敬事親居致其樂永錫云爾類將為色難丁也無良歛怨為德殺牲之養猶曰不仁云竊人之財誰謂其孝動生悔吝行乏義方惟彼循良是稱邑長飲冰壺以從政播清風而成俗用既戒惡觀過知仁將順一作綵衣之歡以原丹筆之罪雖聚蒲惡子難以法寬而偃草小人或期化理諒從權而適道豈撫俗以隨時錢主簿言誠稱縱盜宰君善政可謂勝殘於予何誅將子無怒

集百姓不便判

得魏州貴鄉學士謝希顏告本縣令鄭國僑每集百姓以為不便勸以六禮兼用七教修殷摯之法後井一作其田

百姓披論國僑法外妄加箠楚處分

對

宋璟

墨綬臨人國僑隨班於邑宰青襟敬業希顏齒跡於鄉校
將宣風於禮教道化未敷議為政之得失訟聲斯起利害
之間非是相半何則修六禮以節性明七教以崇德蓋闡
皇王之風何虧令長之教至若廢耕釋耒方行殷摯之法
計畝分疆後施子產之令風雨惟序豈資區種之勤虞芮
不爭焉用井田之制處事則於人不便容或施張加箠則
於法有違固須科結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五

判三十三

縣令曹官小吏門十九道

縣令有客判一道

立生詞判一道

參軍鶻子判一道

卒史有文學判一道

小吏持劔判三道

省官員判四道

成都令勸學判一道

縣令祭名山判一道

吏曹判一道

縣令有客判

縣令有客吏賀皆往或遺賀錢萬人告其受贓辭云其實
不持一錢

對

王緯

賓實有禮將存執贄之儀相在于堂爰司主進之務惟彼
縣尹是亦為政詩愷悌以字人需飲食而肅客宓琴多暇
偃室常閑將有四方之賓用致萬錢之賀彼吏人而迭進
伊或者以員來財非據實詞作一作誇誕稽諸漢史且曰
大言詳乃呂刑寧聞黷貨晒無狀而即可驗受賊以謂何
立生祠判
甲有惠政被立生祠百姓祈禱因而獲福或告有妖術訴
云非所能致

對

李宣

考龔黃之跡窮卓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
修仁政斯舉丕變舊染化居恒風歎歌邵之徒勤想借寇
之無及冀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媿於張蒼存不謝於王
渙因心所感縱獲福而何傷唯道是從豈為術之能致告
之誠謬訴乃有孚

叅軍鵠子判

西州人逯鵠子先任沙州叅軍永淳二年赴選冬集歸至
甘州病經二年今於沙州取選解不於京臺銓試直赴神
都選曹司判不許稱鄉路阻遠既有田收合便赴選

對

康子元

域中有道天下無外雖在戎落亦挂周行鵠子運偶南薰
地濱西域久沐唐虞之化獲叅州郡之班萬里牽絲俄畢
子荆之任九流懸鏡行披彥輔之雲未果登龍旋一作驚

退鷁金微絕微將還敬梓之鄉王塞遙途尚轉飄蓬之陌
風霜之疾忽邁於地杯寒暑之期亟環於鳳律瞻彼故里
歸路仍懸載撫身名銓衡復及本州文解難以希求徃徃
官曹易爲憑託遂蒙申送但事奔波不就京邑仙臺直指
神都覽觀辭官歷稔不可妄託田收明勅垂文無宜越來
此選二途咸爽百慮空馳請精詭隨之人無黷清通之鑒
卒史有文學判

對

李庭暉

學以從政位將祿賢必考微言以登稱

疑作

食詢諸漢制

或漸通班按彼周官須當下秩若業同晁錯才比匡衡
聞闕疑果行育德三墳五典顧倚相而無慙七略九流仰
劉歆而可繼固宜虛位允應傍求實乖與善之情而啓多
訟之訴含光易退則醜歸於訟者推誠應物復過在於有
司儻其誦過萬言加以通識千古與能從事可不務乎

同前

賀蘭恒

學古入官選才署吏以賢制爵無替舊典必加明試抑有
前聞惟彼司存綜乎推擇課以經藝節其通敏或奉常以
述職乍春坊而視事遂使晁錯通經將智囊而見擢東方
荅客議雄辨以登難然則服勤滿歲人實勞心纔補卒史
報亦何輕無儒雅之超昇孰刀筆之叨據訟如功令誠謂

有孚

同前

賈季良

與能贊國于以敷求器人弼政聿先精擇有司審才無遺
曲藝雖斯後之未劇亦文學以是徵列彼卒史典新掌故
將適時而給務蓋從事以備員百石伊何九流清品禮秩
式叙因等夷而不易十求無稽雖誦多而奚取欲加重典
之科難取薄言之訴請詳漢道方議呂刑

同前

史淑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既叙功而論德將按名以責實眷乃
卒史寔惟王人爰從推擇以膺明試同馬遷之有論望絕
為鄉異晁錯之登科才非一作無掌故進取棄於鳧短擇先

得於龜長雖漢制四科先於德行而孔門十哲稱以文
求之者何方倚相之能讀有司奚失俾平津之下第且一
言體國珪爵斯分片善不遺草萊靡滯薄言之訟功令式
昭舉事之憊有司彌遠

同前

費光俗

懿文聚學以期致遠難進易退必在從誠且晁錯多才亦
先於掌故東方答客豈望於侍郎苟有求於叙進亦何同
於卒史受祿不誣致貴有漸陟遐由邇揚園必倚於軋丘
在著從微增冰有成於積水方進寧辭於計食陶潛不耻
一作喜於折腰矧茲百石之比乃是上農之秩誦多為美誠
有司之合甄先求見黜宜功令之致訟罪自己招誰可怨

咎

同前

鄭務

縣官疑命化天下以人文一作字有司慎舉闡大猷以儒行
 雖司徒既有詞客當國豈無髦士掌故帶經傳業射策微
 庸歐陽生之代業自昔斯授孔安國之家書居常時習刺
 六經以達士就百石以代耕曩者植杖而耘耒常釋卷今
 茲椿棘而訊豈廢傳儒由是策名廷尉公門惟其自訟備
 員文學卒史實以次敦以命求之自貽不得嫉詞多而有
 訟誣功令而不公寧假爰書宜從告誥

小吏持劔判

得乙為小吏持劔執燭事功曹後忽帶劔於槐棄炬於地

功曹將罰之乙不伏

對

天生小人以事君子各徇所守式恭爾位恪勤或懈法罰
 必施居官之恒雖細不宥既署名於小吏則委質於功曹
 持劔為儀執炬行夜乙誠微品猥構無良徒効激節慕竒
 不知安卑守道遂使披蓮寶鏑向春樹而棄捐蕤桂華焰
 委宵途而撲滅執御洋洋不爽伊善為物諤諤果貽其傷
 空思疆梁罪欲何逭

同前

趙頤真

王爵高懸惟才是與君子陳力必厠周行雖士庶區分固
 有限於流品而忠信之道是無隔於胥徒乙也鯁生職司

小吏業非地望有殊代祿之家才同懷寶頗異名人之子
念荆璧之未斷惜連城之莫知吾道不行斯命也已一作命斯
也執鞭之事抑亦為之遂僂佻於下察俄鞠躬而從役持
劔曠久執炬斯勤竟無自明之効莫騁鉛刀之割掃丞相
之門忠貞未表備功曹之卒日月其除無徐君之知己追
延陵之挂劔爾位其曠誠逃王者之規嚴罰將加恐有蔽
賢之責司徒尚猶不拜主吏更欲何尤不伏之辭恐為妄
作

同前

程禹錫

周曰胥吏漢稱轡幹既別府中之位仍標軫下之曹所以
安其計食從於負版乙忻逢有造幸預可封不學竒童俄

為小史既而心勤左右荏苒驅馳慕郭太之平生有蕭衝
之志業帶昆吾之寶寧慙挂樹之人棄回祿之煙誰賞移
薪之客功曹班同許邵才謝山濤未見優容讎聞致罰情
有所急罪不合加

省官員判

有司議戶口減耗請省州縣百姓訴云州縣廢則所隸闊
遠罷人益困請省官員

對

司馬潛

時康官備所藉為理戶減務煩則害於政有司縻我王爵
思立國體知師旅之後版籍徒懸念閭里之空州縣宜省
誠有可尚議未得中雖在濟物之規實亦勤人於遠請依

百姓之訴用減廢寮之員省事省官晉朝高其論從人從
欲魯史異其文自古以然孰謂非允

同前

杜顓

列地之圖辨邦之數制以廛里設其井田居無遊人地不
曠土頃因群寇且有將軍既為患於凶年每屬想於美歲
方今國步將泰人心盡歸久悲風土之殊咸戀粉榆之舊
則百緒皆作三農聿脩既富之教已興食貪之惡一作貧
將息故郊遂絕不毛之地郭閑鮮無名之人商旅厚生無
屑心於倚市黎甿樂業必食力於代田然後地不耕耘稅
以三家之粟宅無樹藝罰其一里之泉何必具以寮寮而
欲省其州縣與其削邑寧愈減官是為政先實亦教本答

爾戶部恤我人言將以攻乎異端不如坐進此道

同前

盧偁

度土苦人是齊勞逸列官撫俗亦藉忠良苟適於宜寧求
改作頃者三苗未偃萬人靡安遂令麗土之甿多困轉蓬
之後今寰瀛有截率土無虞稽版籍而多虛望喬木而未
復有司爰憂爾爵式保我人議併州閭庶節賦役眷夫白
屋是啓丹誠請減職員以規省約且廢州則邑居不接聽
訟實難省吏則權制可遵恤隱何害况官不備標之典經
人之告勞豈忘惠迪

同前

禹別九州秦稱百郡非無沿革屢有廢興苟損益之或差

亦因循而是務頃者暫遇奸究人或流亡軍旅是加荒饑
仍及遂使黔黎失業喬木罕見於人煙井邑為墟壞垣寧
聞於畝畝洎乎皇威遠被寰宇肅清頻霑利澤之私遂忘
干戈之患省司以罷人是恤議廢置於州縣百姓以遐路
告勞難駿奔於隸屬衆以減員是請或願取新官以省邑
為謀盍宜仍舊從人欲也無或違之

成都令勸學判

得成都令江延調縣中子第二十已上除其吏徃各率環
刀一密布十令詣大學府司科擅賦歛錄事批放仍舉科
諸生謀殺之罪

對

李义

郎官上應列星惟帝稱難邑宰下宣風化得人斯委江
材膺訓俗功寄臨人拜職周京銅章之秩六百隨班蜀國
劍門之路五千異行鄒魯之風思變彭岷之俗上琴臺而
訓程依石鏡而翔鸞將弘富教之宜用廣文儒之業爰調
子弟是蠲徭賦環刀密布聚糧求任土之資裂裳負笈函
席就橫經之道惜乎英靈莫嗣曾靡尚於摠衣剛悍猶傳
遂有歌於剗刃不漸文翁之化有逾原壤之行擅賦之條
在江延之何負謀殺之狀顧諸生而已彰上藩之斷頗乖
錄事之批為得

縣令祭名山判

乙為邑宰祭其封內名山州將按其非法訴稱旱暵甚所

以祈之苟利於人不敢避也

對

王重華

山川成秩嘉其以靈雪霜不時於是乎崇廢懸斯設典禮
孔明乙職惟奉公思不出位百里行善且在子男之列十
倫展祭爰僭諸侯之封孰謂鄙人不如林放固宜按法曾
是簡彛必也驕陽害時司盭憚暑詩歌太甚義救如焚信
靡神而不宗在精祈而則可用寧早嘆難責規為雖欲正
名如其恤隱不乏吾事須旌墨綬之賢空惜爾無允為彤
襜之舉

吏曹川

得甲之周親執工伎之業吏曹以甲不合仕甲云今見修

改吏曹又云雖改仍限三年後聽仕未知合否

對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及仕門甲爰有周親
是稱工者方執伎集作以事上且思祿在其中有慕九流
雖欲自遷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雖違甲令之文
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技俗行茂出群豈唯限以常科
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議誰曰不然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五

